

《困勉記》的史料價值——以兩廣事變為例

何智霖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一

《蔣中正總統五記》中的《困勉記》是蔣處理軍政大事的紀錄，時間起於民國前10年（1902）至民國32年。五記共182卷，《困勉記》即占了82卷，可說是五記中內容最豐富者。本文試以民國25年兩廣事變期間的相關記載來解讀其史料價值。

二

6月7日記載：思何應欽、黃紹竑，曰：「敬之、季寬，愚拙可憐。嗚呼！天下大事，皆誤於庸人之手也。」

何應欽，字敬之，時任軍政部長；黃紹竑，字季寬，時任浙江省主席，是廣西在中央的代表人物。蔣在日記中，為什麼會對他們兩位作如此的批評？

原來是兩廣事變爆發後，南京中央曾開過幾次會，一般的看法都認為非採取軍事行動不可，但對中央軍必須搶先在廣西部隊抵達衡陽前，控制此一軍事要地，沒有確切的把握；並認為即使能控制衡陽，大戰也就由此爆發。陳誠卻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說：「他們既已採取軍事行動，我們也不能不有軍事準備。不過我對於我軍如先占領衡陽，大戰即由此爆發的看法，適成其反。我覺得我軍如先占領衡陽，戰爭反可避免。」

在南京中央軍政負責人認為兩廣事變不免一戰之際，陳誠力排眾議的看法，正符合

蔣中正調動軍隊備戰，但以政治解決為主的方針。因此，蔣會在日記中作如此直率的批評。這也是蔣之所以任命陳誠以武昌行轅參謀長身分負責處理兩廣事變的緣由。

6月9日記載：歎曰：「昨夜與今日，以兩廣逆軍入湘，而何鍵則通逆同謀，阻擋軍令，必使衡州讓與叛逆，痛心之至，幾使余眠食俱廢。」

原來是6月8日晚上，蔣中正接獲兩廣部隊正向衡陽快速前進的情報，當即命令陳誠緊急調動軍隊南下。9日傍晚，陳誠抵達長沙，當晚便與湖南省主席何鍵商談。何鍵認為兩廣出兵抗日，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不應加以阻止，如兩廣部隊通過湘境，自應准其假道。陳誠則強調中央為消滅戰禍計，必先控制衡陽。陳、何兩人談話極不投機，因為桂軍代表李品仙正在長沙，李表示桂軍指日可到衡陽，故何鍵對李極力周旋，以示好感。稍後陳誠嘗試第二次與何鍵會談，對何動之以利害，並說明已有兩師部隊到達長沙，接下來還有20個師將南下，對付這次兩廣的異動。何鍵因而見風轉舵，支持南京中央。

中央軍配合鐵路運輸之便利，10日凌晨，由羅霖、周祥初、孔令恂三位師長率領的先頭部隊早桂軍三小時抵達衡陽。中央軍搶先控制衡陽，使得整個局勢完全改變，以致於兩廣事變最終得以政治方式解決。

7月25日記載：研究撤換李宗仁、白崇禧之時期，曰：「此時撤換，雖帶二分危險，但無妨也。」8月1日又記：反省七月份事，曰：「調李宗仁、白崇禧之新命，雖冒數分危險，但此令不下，則李、白陽示和平，而中央軍亦無機入粵，是則不僅桂不能平，恐粵亦不能了，此著之妙用，世人乃不知其所以也。」

7月上旬，廣東空軍及重要將領紛紛投效中央，18日陳濟棠通電下野。蔣中正有意在廣東問題解決後，行釜底抽薪之計，趁機解決廣西長久以來半獨立的態勢，乃於7月25日發布新命令，免去7月10日二中全會發布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的職務，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主席。

此一命令，當然無法被李、白所接受。26日，白公開表示不願接受新職，繼而召開軍事會議，徵調全省民團，並擴編省防軍，由14團至44團。顯然李、白為了廣西地盤，不惜作困獸之鬥。

8月18日記載：得劉為章（斐）電，謂李、白以為非撤兵不能再談，曰：「至此，和平乃絕望矣，令人鬱悶之至。」

陳濟棠通電下野後，7月22日，蔣中正命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率領所部進入廣州。25日，陳誠亦奉蔣命飛往廣州，協助余漢謀整理廣東軍務，並進行疏解廣西問題。30日，陳誠商同余漢謀、香翰屏（曾

任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徐景唐（曾任第四路軍總參謀長）等，派曾任李濟琛參謀長的鄧世增，攜帶陳誠致李宗仁、白崇禧的親筆信飛南寧，希望能與李、白「一敘衷曲」。

8月1日，鄧世增攜李、白回函飛返廣州，可惜措詞空洞，不得要領。翌日，陳誠將往來情形電呈蔣中正，並建議對廣西問題應該採取的政治解決方式，「調德鄰（李宗仁）為湘粵桂或湘桂綏靖主任，由職副之；或設立行營，以德鄰為主任，職任參謀長。季寬（黃紹竑）在桂，幄奇（余漢謀）在粵，再定主湘人選。派健生（白崇禧）出洋考察，或令任潮（李濟琛）同往，如此辦法，將來可不虞有他。鈞座偉大寬宏，更可得國人之信仰與愛戴。倘能以促李、白之就範，固所盼望；即不得已而加以討伐，國人可絕對同情，而粵中將領亦更可戮力效命於政府之戡亂工作也。除軍事積極部署外，鈞座如認為可行，當設法進行。」

8月3日，蔣覆電陳誠：「對桂謀政治之解決，本為原定之方針，一遇機緣，即當進行，但未知此議起自桂方，抑由弟等自動提議。若桂方果有此意，自可與之討論，否則不必由我急提。此時應先求部署完妥穩固為要。至於德鄰名義，不可有地域字樣，不如以行營主任名義為妥。或以行營名義，指揮湘桂兩省，但粵省不能加入在內。否則伯南（陳濟棠）既去，而仍欲令粵中將領戴一德鄰為其上官，令人難堪。既於情理不合，而於全局統一上言，廣東仍受廣西統制，則

於統一前途，反多暗礁。且德鄰名義，必須待健生來浙或離桂，方能發表，否則朝夕改，徒失政府威信而已。望照此意進行，請與幄奇、慕尹（錢大鈞）慎重切商之。」可見蔣雖同意李宗仁繼續主桂，但堅持白崇禧必須離開廣西。

8月6日，陳誠再度託香翰屏、鄧世增攜帶致李、白函飛南寧，函中一面以委曲求全，務其遠大相勸，同時復以外侮所以日深，實由國家未曾統一，地方一向分立之義責之。

8月7日，陳誠、余漢謀報告蔣中正，李、白將派其總部高級參謀劉斐隨同香翰屏、鄧世增來粵商談和平。為此，蔣在11日上午從九江搭機飛廣州。這是蔣自民國15年率師北伐後，首次回到廣州。當晚「與陳誠、錢大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侍衛長）、余漢謀、黃慕松（廣東省政府主席）等商談解決桂局問題：（一）政治解決，（二）軍事解決，惟萬不得已採用之，但為防範起見，不得不充實監視力量云。」12日上午，與各將領商定對桂最後答覆：「（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放棄抗拒動作，接受中央新任命，則中央予以相當名義出洋考察。（二）廣西部隊准照甲種編制改編師長人選，由雙方共同物色切當人員充任。（三）廣西政務由新任廣西省綏靖主任黃紹竑負責。（四）廣西黨務財政由中央派員負責，軍費及建設費中央自當予以相當補助云。」當晚，蔣接見劉斐，「剴切示以

中央對處置桂局之苦心，並愛護李、白兩同志，劉斐謂「今已得李、白電委為全權代表，遂代李、白陳述和平辦法」。兩人會談後，蔣與司法院長居正、參謀總長程潛、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及陳誠、余漢謀等會面，會後蔣並親自修改和平辦法如下：「（一）桂省有相當自治權，中央軍可不入駐桂省。（二）李宗仁仍任南寧綏靖主任，李品仙副之，白崇禧下野，李濟琛離桂，黃旭初任桂府主席。（三）桂軍改編更易軍號及番號，軍政軍令悉統一於中央，然仍由李宗仁主持之。（四）黨政財加以整理，由中央按月撥款助桂建設。（五）桂省新任黨政軍人員聯電明確表示擁護中央完成統一。」

劉斐返桂後，初由李、白發來寒（14日）電，劉斐發來刪（15日）電，大致表示尚好，不料其後劉斐續來銑（16日）、篠（17日）兩電，李、白續來之洽（17日）電，則態度突變，多方詰責，且以即時動員抗日及立刻撤兵北上，脅迫中央。17日，蔣召朱培德、陳誠商對桂問題：「（甲）人選，（乙）戰略，以先使其分為原則。」這是蔣首度明確表示要白崇禧離開廣西的目的，在分散桂系的力量。18日晚，蔣接獲劉斐的回電，謂李宗仁、白崇禧要求非撤兵不能再談，同時又接獲密報廣西進行組織獨

立政府。蔣因而感歎道：「至此，和平乃絕望矣，令人鬱悶之至。」

8月下旬，蔣中正頻頻召集居正、程潛、朱培德、陳誠、余漢謀等人，會中決定除了軍事準備繼續進行外，另一方面則提高談判層級，派居正、程潛及朱培德三人赴南寧，進行和平談判。9月2日，居正等三人抵達南寧，對廣西問題作最後之斡旋。3日，廣西當局召開會議，李宗仁在總結時表示：獨力難以持久，各方支援難靠，應以和為上策。4日晨，廣西當局再作討論，白崇禧說，為了和平，他決定出國。14日，李、白通電服從中央；兩廣事變終以和平方式解決。

三

本文引述《困勉記》中蔣中正之記載，並參考國史館典藏《陳誠副總統檔案》及《柳克述檔案》來加以解讀，對蔣處理兩廣事變之心路歷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尤其是蔣何以在7月25日突然發布改調李、白命令，《困勉記》中有蔣內心的告白：「此令不下，則李、白陽示和平，而中央軍亦無機入粵，是則不僅桂不能平，恐粵亦不能了，此著之妙用，世人乃不知其所以也。」